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达·芬奇传 舒伯特传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本册书目

◎达·芬奇传 (1)

◎舒伯特传 (295)

达·芬奇传

〔俄〕梅勒什可夫斯基 著
付金柱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译 序

列奥那多·达·芬奇是十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等传世之作令后来者索解不止，膜拜不止。

达·芬奇留给后人的作品为数寥寥（包括半成品在内），因为他的画材无限，常常同时构思几幅佳作，而对自己又要求特别严格，不胸有成竹不会草率落笔。比如达·芬奇在画那幅巨作《最后的晚餐》时，清晨，他就早早地来到画室。整天都在工作，不吃不喝地工作到天黑。然后，有可能是一星期以至两星期他连画笔碰都不碰一下，但是每天他都要在画前站上两三个小时，观察，思考……有时，他正在进行一项别的工作，突然急急忙忙地放下手中的活儿，来到画室，攀上木架画上两三笔，就又走开了。这就是达·芬奇的习性。他可以同一个时候做千百种事情，一件工作未完，又开始了另一件新的工作，这件事未完，另一项工作又向他招手了。对于他，每件工作都像一种游戏，而每种游戏又都像一件工作。因此，他工作起来有无限的乐趣，永远不知疲倦。

达·芬奇才智出众，他认为画家必须是博学多能的，他研究如何用线条与立体造型来表现形体的各种问题，并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解剖学与山脉的形成。他无论干什么，总要使问题得到解决，比如构图问题、造型问题和表现问题。在他的名作《最后的晚餐》装饰在米兰的圣马利亚·德拉·格拉齐教堂的女

☆
☆
艺
术
家
卷
☆
☆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

☆

艺

术

家

卷

☆

☆

修道院餐厅中，他想借曲线精心安排几组门徒在耶稣的两边，形成了合乎礼仪的关系，并使人物的脸部带上能很好地表达他们每人不同感受的表情。

达·芬奇一生都在寻找着一种脸型，他一生都在把自己理想中的面容，画在所画的面容上。他认为，人的灵魂是自己的面容的创造者，每当要创造一个面容时，总是企图重复创造过的东西。这个愿望之强烈，以致好多肖像，外表上虽然与被画者相似，但在相似之中，即使不透露出画者的面貌，至少也透露出画者的灵魂。比如，在他的第一幅图画里，知识树前夏娃的面貌上所出现过微笑；《洞中圣母像》中，天使的面貌上也有这种微笑；《列达和天鹅像》中，以及其他好多女性的面貌中也都有这种微笑。这一微笑，他一生都在苦苦的寻觅中。最后，在他历时四年之久、仍未完成的《蒙娜丽莎》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一种静如秋水般的微笑，完全透明的，又是非常深沉的，无论如何都探究不到底蕴的微笑。

达·芬奇无疑是一位天才，这天才不仅体现在他的绘画上，还体现在他的博学上。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画家，而且还是杰出的雕刻家、建筑家、工程家、音乐家、解剖学家、博物学家、地质学家、物理化学家、哲学思想家……总之，他所涉猎的科学和艺术门类，几乎涵盖了当时人类所有的学科，并且无不精通，无不有新的发现。

本书根据俄国文学家梅勒什可夫斯基的《列奥那多·达·芬奇传》节译而成。

☆

列奥那多骑马慢慢地走，贝尔特拉非奥步行在他旁边。此外没有别人。

☆

橄榄树的潮湿的黑根中间生长着绿草，蓝色的蝴蝶花带着纤细的不动的花茎，就生在绿草中间。

艺

寂静得很，像初春清晨所能有的那般寂静。

“那就是他！”卓梵尼想，仔细观察他，觉得他的一切细微地方都是很有趣的。

术

列奥那多有四十多岁，当他缄默不语、默默静想的时候，他的紧皱的眉毛下两颗浅蓝色的明亮的眼睛，显现出咄咄逼人的寒气；倘若他说话时，眼中却含有和蔼的情意。他的金黄色的长胡子，同那也是金黄的丛密的蜷曲的头发，给他以庄严的相貌。他的面孔具有温柔的几乎同女人一般的美；身体虽然魁梧而有力，他的声音却是非常高亢而悦耳，不像男子的声音。美丽的手，连着雅致的纤细的指头，温柔得像女人的手一般，——虽然卓梵尼从雷翁那图驭马的样子看来，知道这手是有很大力量的。

家

卷

☆

☆

他们走近佛罗伦萨的城墙。大教堂的圆顶和“旧宫”的塔，在朝阳照耀之下，已从薄雾中透露出来了。

“要就现在说，否则就永远不说！”卓梵尼想。“我必须下了决心，对他说：我愿进他的工场学艺去。”

列奥那多拉住他的马，望着一只幼鹰，这只幼鹰正在向着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穆农溪边芦苇丛中觅食——鸭子或苍鹭之类。这幼鹰沉着地在空中回旋，一瞬间，它突然俯冲而降，犹如一巨石坠落，还一边嘶鸣着，倏然消失在树梢后面。列奥那多的眼光随着它飞，每一转身，每一运动，每一展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鸟儿消失之后，他就打开那系在腰带上的一個簿子，在那上面写字，——自然是记下他的对于鸟飞的观察的。

☆

☆

艺

术

家

卷

☆

☆

贝尔特拉非奥发现：他的笔并不是拿在右手，而是拿在左手；于是对自己说：他是使用左手的。他又立即联想到那些关于列奥那多的稀奇古怪的传说。说他的著作不像一般人那样，从左往右写，而是像东方人那样，从右往左写。据说，他如此写，是为了掩饰他那关于神和自然界的异端邪说。

“要就现在说，不然就永远不说！”卓梵尼对自己再说一遍，此时他忽然想起安东尼阿·达·芬奇的严厉的话：“到他那里去罢，若是你要败坏你的灵魂的话；他是个邪教徒，是个无神论者。”

列奥那多含笑指示一棵长在小丘上的细小而独立的杏树给他看。这棵树虽然几乎没有树叶，但却挂满了淡红色的小花儿，傲然独立在骄阳之下，迎风摇动。

卓梵尼在这幅自然图画前面却不觉得有什么乐趣。他的心，仿佛有什么东西重压着。

列奥那多似乎猜透他的忧愁一样，于是用那善良而温柔的眼睛望着他，对他说出以下的话，这些话，卓梵尼后来常常记起来的。列奥那多说：

“倘若你要做一个画家，你就应当把一切悲哀和忧虑都搁到旁边去，除了艺术以外，什么都置之不理！你的灵魂必须像一面镜子，它反映一切：一切物象，一切运动，一切颜色，——但它自身却是不动的和明亮的。”

他们走进佛罗伦萨城门去。

贝尔特拉非奥到大教堂去，据说，这天早晨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修士要在那儿说教。

最后的风琴声音在圣玛丽亚教堂的能回音的穹窿底下响了。大教堂里充溢着熙熙攘攘的人群的浑浊的热气和服饰抖动的声音。用帷幕把小孩和大人、男人和女儿隔离开来，椽柱和穹窿底下，犹如黑暗的丛林一般阴晦、神秘。但底下，这里或那里，从阴暗的窗子射进来的阳光却用虹霓般的颜色照耀在活的人波和灰色的柱子石头上面。祭坛上，七臂烛台的红色火焰在阴暗中燃点着。

弥撒已经做完了。群众急迫地等待说教师。他们的眼光都望着那个高高的讲坛，这讲坛是木料筑成的，紧靠在中堂的一根柱子，旁边有个螺旋形的梯子。

卓梵尼站在群众中间，听着身边的人低声谈话。

“他不久会来么？”一个在拥挤中几乎窒息的矮小的人带着埋怨的口气问道。他有一副苍白的正在滴汗的面孔，一根细带束着那贴在额头的头发，——一定是个细木工。

“只有上帝知道罢了！”一个制锅匠回答他，这是一个呼吸短促的魁梧的人，有一副红面孔和两个高耸的颧骨。“圣马可修道院里有一个疯癫的结巴的修士，叫做什么马鲁飞。他总是听这马鲁飞的话。马鲁飞说：‘是时候了’，他就来。最近，我们有一次等了四个钟头，大家都以为不会有说教了，——最后他还是来了。”

“我的天，我的上帝！”细木工叹气说。“我从后半夜一直等到这时，已经头晕眼花，精疲力竭了。我又水米没打牙，要是能蹲一蹲也行啊！”

“我早对你说过了，达绵诺，——须得趁早来这里等的。

你看我们现在离讲坛那么远。等一会一句话都听不见的。……”

“没事儿的，老朋友，你大可放心。他喊叫起来，犹如霹雳，不用说聋子听得见，连死人也会被震活的。”

“他今天要说预言么？”

“不，在挪亚方舟没有说完以前，他是不说预言的。”

“你没有听过么？挪亚方舟已经说完了，——连最后一块板也说过了。他给了一个很神秘的注释，他说：方舟的长是信仰，宽是爱，高是希望。你们要赶快啊，他说，赶快进那救世的方舟去，否则门就要关闭啊！看哪，时候快到了，门快关闭起来了。好多人要啼哭的，他们不忏悔，没有进入方舟去。……”

“今天他要说洪水，说摩西第一书第六章第十七节的事情。”

“据说，他看见过一个新异象，关于饥荒，瘟疫和战争的。……”

“华伦布洛沙地方来的兽医对人说：他的村庄夜间有好多军队在天空中争战，人们听得见刀剑铿锵声和甲冑接触的声音。”

“听说，伦夏塔·德·塞尔维的圣童贞女面孔上有血汗流出，这话是真的么？”

“的确！而且鲁巴孔特桥的圣母像，每天晚上都掉眼泪。鲁莎婶婶亲眼看见的哩！”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唉，不是什么好兆头！主呵，饶恕我们有罪的人呵！”

一名老媪被人群挤得晕倒在地，女人队伍中开始混乱起来。有人急忙把老太婆扶起来，唤醒她。

“他还来么？我等不得了！”那个有病的细木工呻吟着

说。他一面揩掉脸上的汗，几乎要哭出来。

群众等得精疲力竭了。

忽然如海的人头起了一阵波浪。大家交头接耳说话。

“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不，那不是他。——那是多美尼哥·达·贝沙修士。——这就是他了！——他来了！”

卓梵尼看见一个人，一步一步地走上讲坛。他腰间系着一根绳子，穿一件多米尼会修士的黑衣服，此时脱掉了风帽。他面黄肌瘦，两片嘴唇肿胀起来，鹰钩鼻子和低垂的额头，好像精疲力竭。这时，他的左手支在讲台上，右手紧握着耶稣钉十字架像，举得又高又远。他一声不响，用那火一般的眼睛望着坛下群众。此时坛下寂静得听得见呼呼的心跳声。

修士的两只圆睁的眼睛，燃烧得比炭火还热。他没有做声。——坛下紧张得几乎忍受不下去了，好像下一刹那群众就要失去耐性而大声惊喊起来。

然而还是寂静，比刚才更加寂静。

忽然，萨逢拿罗拉的一声恐怖的几乎不是人的叫喊，冲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

“Ecce ego adducam aquas super terram！——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

一种恐怖感传遍了所有群众，使人头发耸立起来。

卓梵尼吓得面孔铁青。他感觉发生了地震，犹如教堂屋顶马上倾塌，把他挤破。他身边的那个大块头制铜匠牙齿打战，全身乱抖；那个细木匠犹如躲开打击一般，闭上眼睛，把脑袋缩进两肩中间，全身缩成一团了。

这不是什么说教，这全是一派疯话，突然震撼了这整千整万群众，拖曳而去，好像暴风卷起那些枯干的落叶。

卓梵尼听着，几乎没有听懂。惟有几句话达到他的内心。

当他抬起流满眼泪的面孔时，他忽然看见列奥那多·达·芬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

☆

艺

术

家

卷

☆

☆

奇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站着。这艺术家站在那里，肩膀靠在一根柱子上，右手拿着那本不离于手的簿子，左手则在上面画着，他的眼睛还时常往讲坛上看，一定在希望还能再看一眼这说教师的脑壳。

激动的人们如颠似狂，只有列奥那多保持着镇静的头脑。他那浅蓝色的双眸，他那时常紧抿的双唇，并没有流露出什么嘲笑的神态，只有犹如测量亚弗罗狄特身体似的求知的渴望。

卓梵尼的眼泪停止了，他的祈祷也滞留在他的嘴唇边，说不出来。

出了教堂以后，他走近列奥那多身边，请求允许看一眼刚才所画的图画。这艺术家开始拒绝他；可是卓梵尼请求得那么恳切，列奥那多终于引他到一旁去，拿那本簿子给他。

卓梵尼看见一幅恐怖的漫画。

这不是萨逢拿罗拉的面貌，而是一个与他相似的穿着一件修士衣服的奇形怪状的老魔鬼；由于自觉自愿的艰苦修行，面貌变得犹如魔鬼，但这并未压抑下去他的骄横之心。他下巴长长的，布满皱纹的两颊及下垂的几乎变黑的朽尸般的颈项，眉毛粗硬如铁，目光固执的向上望着，充满恶意的恳祈神情，几乎都已不是人的目光。一切神秘，恐怖和迷信，使季罗拉漠·萨逢拿罗拉修士屈服于那个半疯狂的结巴的通灵者马鲁飞权力之下的，都可以从这幅漫画感觉得到，并被它用着知识的不可动摇的明确，不带愤怒，也不含怜悯地表现了出来。

卓梵尼记起了列奥那多的话：

“一个画家的灵魂必须像一面镜子，她反映一切：一切物象，一切运动，一切颜色，——但它自身却是不动的和明亮的。”

本涅德托修士这个徒弟抬起头来望着列奥那多，心中认为：他将永远追随这位画师，即使他受到永劫地狱的惩罚，或明确无误地认为列奥那多是敌基督派来的人，他都不改初衷。一种不可抵御的力量把他引向这位画师，他将从头到脚地认识这个人。

列奥那多总是低着头坐在他的写字台前面。

窗户打开着，一只燕子从那儿飞进屋来，在屋内叽喳着，不时碰下天花板和墙壁，偶一不慎，落进了陷阱般的机翼里，它的小翼被线网缠住，怎样也飞不动了。列奥那多走到那里去，解救它出来，谨慎地拿在手上，怕它疼痛，吻着它那绸缎般的小黑头，然后送它从窗子出去。燕子飞了起来，欢喜地叫着，直飞到天边去，消失了。

“那么轻易！那么简单！”列奥那多想，一面用既显羡慕又带愁怅的眼光望着飞翔的燕子。然后他回转身来看他的机器，看那只大蝙蝠的呆笨的骨架，带着厌恶的神气。

那个在地板上睡觉的人此时醒转来了。

那是列奥那多的助手，佛罗伦萨城的一个灵巧的机器匠和铁匠，名叫左罗亚斯特罗，或亚斯特罗·达·佩勒托拉。

他揉着那只独眼，跳了起来。他的另一眼睛被从火炉中溅出的火星弄坏了。这个高大的蠢汉，有着稚童般的面孔，犹如独眼怪齐克洛卜。

“我贪睡了！”铁匠喊，一面捧着他的头。“让魔鬼抓我去罢！师父，您为什么不唤醒我呢？我是很着忙的，我要在今天晚上以前也做好左边那扇翼翅，那么明天就飞得成功了。……”

“你这觉睡得很好，”列奥那多回答。“你没有妨害什么事情。这机器不能用了。”

“什么？又用不得了么？不，不，师父，不管您怎么办，

我是不愿再做一回这种机器的。您想，我们费了多少金钱和劳力！现在一切又都是白费的了！那么怎么办才好呢？这个机器还飞不成功么？它连一只大象都盛得下呢，不用说装一个人。您放心吧，师父！您允许我再试一次，这次到水上去试。我的水性好得犹如一条鱼，是不会淹死的。倘若试飞失败了，我权当洗了一个澡。”

☆ 他合拢双手，拿祈求的眼光望着师父。列奥那多只摇摇头。

☆ “耐心一点，我的朋友！凡事都有一定的时候。以后……”

艺 “以后！”铁匠叹了一口气，差不多哭出来。“为什么不是现在呢？不错，只要上帝还活着，我总飞得成功的！”

“你飞不成功的，亚斯特罗。我用数学算过了。”

术 “让您的数学见鬼去吧！您的数学弄得我头晕脑胀。我们熬过这么多年，精神都疲竭了。每个愚蠢的蚍蜉和甲虫以及粪蛆变成的苍蝇都飞得起来，只有我们可怜的人类像毛毛虫似地在地上爬来爬去。这不是气死人么？我们还等待什么呢？飞行机器快做好了，放在这里，我只消拿去，做一番祷告，求它顺利飞起来，——我就乘着飞去了。”

☆ 忽然他想起了什么东西，面孔发出光彩。

☆ “师父！师父！我还有话对您说。这刚才做了一个梦，一个奇怪的梦。”

“你又飞了么？”

“是的。而且飞得很奇怪！听我说罢，师父！我梦见在一个陌生的房子里，站在好多的人中间。大家都望着我，拿指头指我，都笑着。我想，这次我一定飞得起来，否则就见笑了。于是我用力挥动手臂，向上一纵，飞起来了。开始觉得犹如一座大山压着我，重得很。往后越来越轻，越来越高，我的头已碰到天花板。我索性飞出窗子，直飞到天上去了。风在我耳边

叫，我心里快活得很，我笑了，我想：我以前为什么飞不起来呢？难道以前忘记了么？或者为了别的缘故？事情确是很简单的。要飞，简直无需要一个飞行的机器！”

外面楼梯上忽然起了一阵喧哗，有喊痛、骂詈和快步奔跑的声音。房门被撞开了，一个火红头发、满脸雀斑的红面孔家伙撞了进来。他是列奥那多的徒弟马可·督终诺。他是拉着一个稚童的耳朵进来的，还一面骂，一面打着这个削瘦的孩子。

“上帝要降罚你的，你这野种！我要扯下你的耳朵的，贼骨头！”

“你为什么这样骂他，马可？”列奥那多问。

“师父，我求您惩办他！他偷了两颗银扣子，他拿走一个去赌钱，输没了，另一个被我从他衣服的夹缝里面找到了。我要抓他头发的时候，他张嘴把我的手咬出血了。这个魔鬼的子孙。”

说这几句话，他的气愤又上来了，他又去抓这孩子的头发。

列奥那多护住这孩子，将他解救出来。于是马可从袋里掏出一束钥匙，——他是替列奥那多管账的，——他喊道：

“钥匙在这里，师父！我也够受了。我不愿同懒虫和小偷合住在—一个屋子。今天不是他滚，就是我走！”

“你平—平气罢，马可！平—平气罢。……我要照规矩警戒他的。”

那些徒弟都从工场跑来这房子看热闹。这时厨娘马士邻娜从人群中挤了进来。她手臂挎着盛满菜的篮子，刚从菜市场回来。看见这孩子，她就手舞足蹈，大声喧闹起来。

凯撒也在这里惟恐热闹不大。他说：列奥那多容忍这个“异教徒”在他的屋里，这乃是一件难以索解的事情。因为世间顽童所有不良的行为，这个雅可波没有一件做不出来。最

☆

☆

艺

术

家

卷

☆

☆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
☆
艺
术
家
卷
☆
☆

近，那只生病的老看家狗发家奴，才被它一块石头打断了腿；马厩上头的燕子窠也是他拆毁的；大家都知道，他经常把蝴蝶的翅膀扯下来，看它痛苦来自取乐。这是他最爱玩的游戏。

雅可波依在列奥那多身边，寸步不离。他像一只被追赶的猎物那样，用惶恐的目光看着那些猎手，他那清秀的面孔无动于衷。但当他看列奥那多时，他的眼神才露出怯懦的祈求神气。

马士邻娜咒骂着，要求雷翁那图把这个魔鬼种子狠狠打一通，不然他要搅乱得大家都活不下去的。

“不要闹，不要闹！看上帝的面子闭起你们的嘴，”列奥那多喊，他在这纷嚷中疲于应付，他的面孔显出畏怯神气。

凯撒笑了，他幸灾乐祸地放低声音说：

“看到这种情景，就要使人恶心。那么无用的东西！连这么一个野孩子，他也管束不了。……”

最后，大家都嚷够了，闹够了，渐渐散去的时候，列奥那多便喊卓梵尼来和颜悦色地对他说：

“卓梵尼，你还未曾见过‘最后的晚餐’。我现在就到那里去。你想跟我去么？”

这徒弟激动得面孔红了起来。

他们出了房子，走到那个小庭院。庭院中央有一口泉水。列奥那多在那里洗了脸。虽然两夜没有睡，他还是觉得精神气十足。

这天是个多雾无风的天气，有着灰白色的光，仿佛太阳经过一层水而照耀过来。这艺术家最爱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做他的工作。

当他们站在泉水旁边时，雅可波手里拿着一个自己用树皮做成的盒子，走到他们跟前。

“列奥那多先生，”小孩子羞怯地说，“我有件东西送给您。

……”

他小心地揭开盒盖。一个大蜘蛛蹲在盒子里面。

“我捕捉它很费一番力气，”雅可波解释说。“它爬进石头缝里去了，在那里躲了三天。它是有毒的。”

小孩子的面孔忽然紧张起来。

“看哪，它吃苍蝇的样子！”

他捉了一只苍蝇放进盒里，蜘蛛立即冲上来，用毛腿夹住苍蝇。苍蝇无奈地挣扎着、哼叫声，渐渐没有声息了。

“它把苍蝇全吸干了！您看！”小孩子低声说，快活得痴呆了。他的眼睛燃烧着残忍的好奇心，他的嘴唇显出微弱的笑意。

列奥那多也弯下身子，细察这奇异的生物。

卓梵尼忽然感觉到，虽然这孩童和艺术家有着天壤之别，但这时却惊人地显现出同样的神情，好像同样热衷于这种残忍的事情。

苍蝇吃完了，雅可波小心关起盒子，说道：

“我拿去搁在您的桌子上面，师父。您还可以做另一次实验，当它与别的蜘蛛争斗时，比这尤为有趣呢。”

小孩子要走开了，但他还站了一会，抬起祈求的眼光。他的嘴角垂落下来，抽搐着。

“师父，”他扮起正经面孔，低声说，“请您不要恼恨我。好的，我情愿离开这里。我好久就想：我必须走开了。但不是为别人的原故。别人的话，我都可以不管的。别人都是坏人，像我一样坏。不同的是，他们会装模做样，我是不会的；我是为您走的。这里只有您是唯一的好人，我在这里会连累您的。我走了，我一个人过活去。那就好些了。可是，——宽恕我罢，我请您，虽然……”

小孩子的长睫毛闪耀着泪珠。他垂下头来，更放低声音，

☆

☆

艺

术

家

卷

☆

☆